

CENTENARIAN LITERARY GIANT BA JIN

世纪巴金

摄影 / 撰文 · 陆正伟

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

470086

陆正伟



470086



摄影 / 撰文 · 陆正伟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4700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巴金/陆正伟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322-2575-5

I. 世… II. 陆… III. 巴金-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7929号



世纪巴金

著者 摄影 陆正伟

责任编辑 孙文昌 装帧设计 王震坤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7.67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70

ISBN 7-5322-2575-5/J · 2454

定价: 295元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世纪巴金》

编委会

编委主任

李维琨

编 委

王辛笛

黄 裳

叶 辛

陈思和

孙文昌

题 字

王元化

责任编辑

孙文昌

装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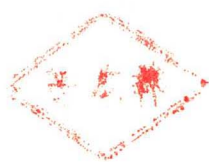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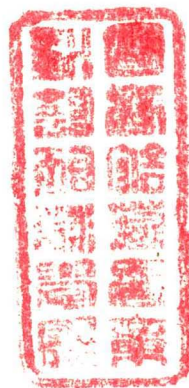
王震坤

技术编辑

陆尧春

文字校对

王培林



艰难的步履

——我所了解的巴金

近年来，巴金老人以衰病缠身，例于每年5月至10月间去杭州移地疗养半载。上海作家协会陆正伟同志作为随行工作人员之一，得于工作之暇，以摄影机在巴老日常生活起居中，捕捉到了不少真实的镜头，其中颇为庐山真面目的一刹那印象，于广大读者不仅可亲可怀，而且富有历史意义。今由正伟同志集成一册，并辅以文字说明。自去年起，巴老因长期卧病，难以下床活动，已久不作去杭州休养之想了。故此，这些在杭图影益发令人感到十分珍贵。值此千禧之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计划将此书作为祝贺巴老的九十六岁华诞的献礼，已请王元化先生题名为《世纪巴金》。日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来邀我作序。顾念忝属巴老多年至友之一，我只有勉为其难，谨将平生交往与读书所得笔述如次：

谈起我和巴金的交谊，已是很久以来的事情了。远在1933年他和章靳以创办《文学季刊》时，他们在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租下房屋作为社址，我其时尚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由于靳以的弟弟和我是南开中学同学，因而认识靳以，常去他们那里玩，就此见到了巴金。他在我的印象中已是一位有影响的名作家，加上他平时说话不多，四川口音又很浓重，所以我和他很少交谈。但读他的作品时却是满心喜爱，不忍释手。我在1935年从清华毕业后到北平城内教中学时，适逢巴金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我还主动买了两本带到班上送给学生作为奖品。固然巴金自己也说起，他在有些短篇中以欧洲人和欧洲事为题是“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而我想来，也正是当时这种“被压迫民族”青年的共有情怀深深打动了年轻读者的心，我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诸如《复仇》、《亚丽安娜》、《电椅》、《马拉的死》、《狗》、《神》等等故事，我至今仍能记得。待到1936年夏我从北方到上海搭船去英国进修时，我在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门口看见“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更是气愤之至。这也许不是今天的青年人所能想像的。在海途中，我不由得把巴金的短篇小说集找了出来，从中将《狗》这个短篇译成

英文，借以排闷，后来在国外发表了。

抗战胜利后，巴金、靳以两人和我同在上海住定，遂常相往来，可称通家之好。但我因在工业部门工作，各有所忙，隔行如隔山，彼此关心还是不够的。不过，他每出一本新著总要赠送给我，因此我对他的了解更多地来自我所读过的他的作品。反“右”、“文革”，运动频繁，处境相似，很少见面，偶一相见，也往往除了嘘寒问暖，竟至相对无言，但有一点值得一提：但凡对言行不一，读圣贤书不知所为何事的来访者，则咸具戒心，敬而远之，于此倒深有莫逆于心、相濡以沫之感了。

巴金，是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今天也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老作家之一了。他写的《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还有《火》，《第四病室》，《憩园》，《寒夜》等二十部中篇小说都影响并鼓舞了几代青年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

巴金从来就坦承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生行动和作品中看出他所接受的，只是无政府主义那些一般的抽象的思想，即反对一切束缚，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道德上的，要求个性解放。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中，这些思想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些思想大大加强了和鼓舞了巴金反对旧制度礼教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巩固。他曾在《写作生活的回顾》等文中一再讲过：“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妨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显然，这是巴金对他全部民主主义思想总结性的表述。在我心目中他更多的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巴金在1923年5月离开成都出川以前，作为少爷的巴金和作为叛逆者的巴金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一方面给人的印象是多愁善感的，重伦理、怀乡愁，感情大于行动，与家族在实际生活上始终是藕断丝连，另一方面则是热情好斗，重友谊、反传统，憎恨一切旧事物，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安那其，但他的生性忧郁，讷于言使他无法参与鼓动性学说和宣传，慎于行使他难于进一步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去。唯一能走的一条路就是做理论研究，用自己的笔来发泄满腔的怒火和悲愤之情。而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卓越的理论家则无一不是实践家，例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

1929年到1931年，是巴金人生道路的转折期，也是他由坚定的信仰至上者向痛苦的双重人格的转化期。1928年他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灭亡》。其中的主人公杜大心有安那其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影子，也多少是巴金自己的影子。但他说他毕竟走出来了，所以他又写出了《新生》。他没想到《灭亡》的成功将会改变他的人生选择。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拥有了许许多多的读者。但这种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理论研究已无法完成，没想做的文学创作事业却一步步引导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并震撼了由于各种原因陷入同样感情困惑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就形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是否可以说，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于1935年5月。巴金在当年8月从日本短旅回到上海，就应吴朗西等人之邀参加了出版社的工作，从此他也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他得心应手地编辑丛书，团结一大批作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周围，同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又本能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巴金在编辑工作中不但找到了人格理想

与文学事业相一致的道路，而且确定了自己文坛上的位置。

巴金的爱情生活经过八年的相恋而开花结果，他和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于贵阳花溪结婚，不过他们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随着抗战胜利的结束，巴金的写作、思想才逐步稳定下来，写完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这又是他的一部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佳作，揭露了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社会腐败的种种丑恶现象，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憎恶和痛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惊喜，发出了迎接黎明的欢呼。这在巴金的思想发展上也呈现出历史性的转折。他毅然投入到新社会的怀抱，义无反顾地跟着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他参加了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随后又到朝鲜前线访问，写出了好多篇激动人心的文章，他热情参加国内各种社会活动并出国作了无数次的访问。巴金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这种最初选择的道路代表着民族的良知，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是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不少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尤其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巴金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莫大的冲击，不仅他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摧残，他的相濡以沫的老伴萧珊也竟离他而病逝，这在巴金真是无可弥补的重大悲痛和损失。时至今日萧珊的骨灰盒还放在他的卧室里陪伴着他，萧珊的形象还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然而巴金是坚强的，他终于以八年的时间陆续写出了150篇随想录。远在少年时代，他在巴黎瞻仰卢梭石像时，就已经萌生了要象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努力学说真话的念头。在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他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在讲真话。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讲真话都是不容易的。第一，要经过作家自己的“良心”检验，包括对自我的某种否定。第二，需要不顾个人的得失甚至安危，真正为人民的复兴和愿望而呐喊。而在一般人往往为了保住自

己可怜的生存权利，就怯懦而可悲地赖活着，随大流地说假话。巴金就是从这种奴隶哲学着手开始解剖自己，坦承自己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逐步抚摸自己的良心，唤醒自己灵魂的觉醒，而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随想录》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从个人思想的发展总结出历史的教训，从而给大多数人以启示，以反思，以自省，从根本上来制止再一次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这种自剖和坦承是沉痛的，是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做到的。在体现时代精神的意义上，巴金的《随想录》比起卢梭的《忏悔录》更伟大。

巴金的文章和为人我都让我敬重。我常常介于师友之间来接受他，聆听他的心声和教诲，感受他真诚的人格力量。近几年他和我都在病中，有时见面，他还调侃我说：“你小我八岁，年轻多了！”每年他从杭州疗养回来我去看望他，总觉得他气色有些红润，精神好得多。但从前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卧病在床。我们虽同在上海，但怕打扰他而加重他的病情，却也有一年多未去看他了，只是心中一直在惦念他，多谢他的弟弟济生常把老兄的病况告诉我们，也把我们对他的思念问候带给他。这几年老友纷纷凋零，从冰心老人、萧乾到最近的柯灵、唐琼（潘际炯）逝世的噩耗，他家人都怕引起他的伤感而一直瞒着他。今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正式落成，真是一桩可喜可贺的好消息，这在巴老也是了却一大心愿。

我在1984年11月巴金八十岁生日之际曾写下一首新诗《为巴金先生寿》，是我与他相交五十年的感受，到现在一晃又过了十六年，这种感受至今不但没有淡薄反而更加浓醇深化了，我在此录下全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你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是一座长者的铜雕

你把全部心血都呈现给读者
自己只赢得光辉的白发满头。
我在一九三六年写的《春日草叶》里

早已录下：

“人生只能是给与，
而决不能是攫取！”
经过无数春与秋的流转
黑暗与光明的交迭
风霜的印证
不正是你一路行来
艰难的步履？

五十年来师友之间
交谊深于千尺的桃花潭水
灯下窗前 你的书絮语相对
时时给我以启示与爱抚：
对真、美、善既要追求
对假、丑、恶就只有诅咒。

年轻做教师的时候
我也曾悄悄地向
更年轻的朋友们传语
不想老来有这一天
罡风把它通通吹走
但永远还是吹不走
我心头上的激流！

自从我学会懂得认真做人
就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
人们听从了你坦荡无私的真话
深信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有希望。

惭愧我从来没有写过
一行赞美的文字
并不是由于我吝惜笔墨
因为你的朴素 你的真诚
和我的情怀如此合拍
一切赞美已是多余。

八十岁了吗？
祝你再活它一个八十岁也不多
反正你已属于人民的不朽！

现在我有了《世纪巴金》的图影一卷在手，就可以常常翻阅，以满足我对他的敬念之情。虽然巴老在几年前说过因病只有搁笔不写了，但他的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就像有时还能写出《没有神》等言简意赅的文字来。在这里，我更寄厚望于正伟同志，在今后的岁月中，还要继续不断用摄影和文字记录下巴老的心态和生活，以飨关心巴老的海内外读者。

王辛笛

二〇〇〇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艰难的步履——我所了解的巴金 王辛笛

2

巴金在西湖

7

这真是我的家

24

二老相会

39

巴金谈人生

62

英雄墓前的沉思

78

登玉皇山

82

鲁迅是吾师

107

西湖永在我心中

122

为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

137

古诗和丹桂

154

为香港回归而欢呼

164

我有勇气跨入新的世纪

183

巴金感谢你们

后记

琥珀色的绍兴酒 黄 裳

目 录

前言

艰难的步履——我所了解的巴金 王辛笛

2

巴金在西湖

7

这真是我的家

24

二老相会

39

巴金谈人生

62

英雄墓前的沉思

78

登玉皇山

82

鲁迅是吾师

107

西湖永在我心中

122

为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

137

古诗和丹桂

154

为香港回归而欢呼

164

我有勇气跨入新的世纪

183

巴金感谢你们

后记

琥珀色的绍兴酒 黄 裳

巴金在西湖

巴老究竟来过杭州多少次，可能连他自己也无法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了。我从他的文章、日记和书信中考证，前后大约不少于三十次。早在1930年10月，巴金同友人第一次游西湖后，七年里每年至少来两次。他同好友陆蠡、丽尼、黎烈文等在湖滨的小旅馆昏暗的灯下谈论着文学。白天，有时泛舟湖上，有时信步登山，有时漫步在林阴小道上，他们怀着一个个朦胧的理想，勾勒着祖国美好的明天。在以后的漫漫岁月，巴金仍不间断地到过杭州，有时与爱妻萧珊，有时与朋友，有时陪同外宾顺道路过，或游湖、散步，或参观、创作。

粉碎“四人帮”后，重又握笔的巴老为自己制定了创作计划，他克服着病痛和衰老带来的困难，不仅自己写，还不断地鼓励青年作家多写。80年代初，《收获》杂志社在莫干山开笔会，巴金同谌容、叶蔚林、张辛欣、水运宪、汪浙成、温小钰等作者及杂志社的编辑一起再次来到了杭州。此时，刚从十年“炼狱”中走出不久的巴金对西湖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每次到杭州仍同十多年前一

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

《随想录·西湖》





样，在已故先人的墓前凭吊英烈忠魂，缅怀先烈。同时，他凝视着英雄的塑像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不时地自问：造成历史冤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巴老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着不久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不堪回首的一幕，为了不让这历史悲剧重演，在短短的几年中，他接连写下了《怀念方令孺大姐》、《西湖》、《又到西湖》、《我和读者》、《思路》等以西湖为背景的文章，把它们收在了用整整八年时间完成的《随想录》之中。

90年代，巴老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小住数月，在后几年里，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进行治疗，老人似乎很少再在武康路的寓所居住了。每到5月，天气转暖，他就从医院里出来，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西子湖畔，静静地度过一个夏天，10月后回到上海，仍然住进华东医院，西湖和医院竟成了老人晚年人生之旅的两个驿站。但两者中巴老却偏重于前者，他把杭州比作是自己的“家”，所以，他每次脱下病号服重又见到熟悉的西湖时，好似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在他心中显得格外地亲切。

随想录

八十五 西湖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西湖，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是苏堤。香樟、高第，台下，幽静的花园外苏堤一样的湖面上。还得见湖中的阮公。

我经常在窗前静坐，我也常在阳台我是来休息的。我的身体好比一只弓，弓紧，为了不让弦断，就得让它松一下。我已山玩水了，我只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惫到休息。

我每天早晨都要靠着栏杆望朝苏堤上从容散步。六十年代头几年我常常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

是在四月。过

阳台的屋子，不

开窗，便看见山、

住在六楼，阳

斜队在锻

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散步或者望湖。

一直拉得太

没有精力游

劳的身心得

望去，好象又在

在花港招待

。苏堤曾经

给我留下^手深刻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小说。有时早饭后我和女儿女婿到苏

堤上消磨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站在栏杆前，我的眼光^{来回}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移动，忽然³起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除了~~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是很多人喜欢西湖。但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

我一九三〇年十月第一次到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

关于西湖的事情。^①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曾祖^作幕僚去四

川，因此~~在嘉兴有一所祠堂，老一辈的人~~^{同嘉兴的}

家族~~还有一些联系~~^{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西湖}

的风景^{事同}连在一起。岳王坟就佔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

15×16-240

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

第 2 页

①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曾祖^作幕僚到四川，在嘉兴过去有一所李家祠堂，在四川老一辈的人同嘉兴的家族有过一些联系。一九三二年我到嘉兴两次，住在一位伯祖父的家里，他年过八十，还作私塾老师，在家中^过授课。





1992年巴金在杭州创作之家茶园

这真是我的家

1986年8月,《随想录》(五卷本)终于完成。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为了提倡“讲真话”真可谓是以心换心,以血当墨。由于长年累月地埋头劳作,巴老确实感到累了,倦了,服老了,他无奈地在一篇文章里对读者说:“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把巴金的全部著作辑印成集,还让曾负责编辑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大家全集的王仰晨担此重任。王仰晨是巴老多年的老朋友,他一直把巴金视为可信赖的朋友、兄长,无论在遭受民族苦难的抗战时期,还是在“文革”的痛苦岁月中,他有事就找巴金商量、诉说,巴金也总是像对待自己的事情那样循循善诱地开导他,帮助他,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互相往来的书信就达二百多封。为了出版全集,王仰晨